



SHIJIE WENXUE MINGZHU

世界文学名著

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选

马克·吐温 (美)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

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选

著 马克·吐温（美）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王军鹏主编. -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4. 1

ISBN 7 - 80606 - 498 - 2

I. 世… II. 王… III. 世界文学 - 名著
IV. I208.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6436 号

世界文学名著·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选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北京市春雷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32 开 8.5 印张 21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 册

ISBN 7 - 80606 - 498 - 2/I·36

定价:18.00 元(共 1 卷)

三万美元的遗产

—

小城镇位于那个可爱的湖边，城里的居民大约有五、六千，在西部地方，它算得很风光的了。城里的教徒三万五千人，这是西部和南方的风俗，在这里每个人都虔信宗教，在这些地方耶稣教的各个教会都有它们的代表和地盘。湖边的人不知道什么叫做身份地位——至少他们没有直说出来；居民都相互熟识，甚至他们的狗都如此，每个人待人接物都和和气气，彬彬有礼。

沙拉定·福斯特是湖边一家大商店的账房，在他这行业里，只有他是支高薪的。他这时三十五岁；他在那个店家已经服务了十四个年头；他刚结婚时是四百块钱一年，此后四年中，不断递升，每年加一百块，后来，他的薪金便固定在八百块钱上——数目确实可观，大家都认为他理所应得。

他的妻子埃丽克特拉，是一个贤内助，虽然像他一样也是个做着各种美梦的梦想家，私底下打着许多神奇的盘算。她结婚时还是个孩子，只有十九岁，婚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在近郊买下一亩土地，现款一次付清——二十五块钱，这是她全部的财产。沙拉定那时的财产还比她少十五块。她在那里开辟了个菜园子，叫贴近的邻居来耕种，收获大家拆帐，她在这个园子上每年获得百分之百的利润。她从沙拉定第一年的薪水里，拿三十块钱出来存银行，从他第二年

的薪水里拿出六十块钱，从他第三年的薪水里拿出一百块钱，从他第四年的薪水里拿出一百五十块钱。他的薪水当时已经达到八百块钱一年，他们也有了两个孩子，各项支出都增加了，可是她从那时起每年还能从他薪水里拿出二百块钱来存银行。在她婚后第七年，她花了二千五百块钱，在她园地中央造了一所装置得又漂亮又舒服的房子，她先付一半钱，把全家搬了进去。七年以后欠款完全还清，又放出了几百块钱外债。

那些钱是由于地产涨价而赚来的；因为她在好久以前又买进了一两亩地，把大部分照本加上利息卖给了那些愿意在那块地皮上建筑住宅的有趣的人，她认为这些人日后一定能成为她的好邻居，又能和她日益兴旺的家庭结交。她从各种稳当的投资中，每年可以得到一百块钱的私房收入；她的孩子们一年年长大，并且长得很美丽，她真是一位心满意足的快乐太太。丈夫使她满意，子女使她满意，丈夫和子女又对她感到满意。就在这个当儿，这段故事便开始了。

最小的女儿克丽蒂姆尼斯特拉——简称克丽蒂十一岁；她的姊妹格温多林——简称格温十三岁；全是性情和蔼的美貌姑娘。这两个名字泄露出潜在双亲血液中的浪漫色彩，从父亲母亲的名字里遗传下来的。这是一个和睦又亲热的家庭，因为一家四口每人都有一个爱称。沙拉定的爱称是一个希奇的不男不女的名字——沙利；埃丽克特拉的名字也是这样——阿力克。整个白天，沙利是一个善良的，勤恳的账房先生兼售货员；整个白天，阿力克是一个贤母良妻，也是一个念头好、算盘好的生意人；可是晚上在舒服的会客室里，他们把辛勤劳苦的世界丢在一旁，生活到另外一个更美的世界里去，他们交换朗诵着传奇小说，幻想着各种好梦，跑到灯火辉

煌、壮丽雄伟的宫殿里和阴森可怕、年代悠久的堡垒里，跟帝王将相、贵族命妇，交朋友去了。

二

现在来了一个重大的消息！惊人的消息——事实上，正是一个愉快的消息。它是从邻近的州里传来的。那里住着他家仅有的一位亲戚，那是沙拉定这边的亲戚——是他的叔父辈呢，还是他的远房兄弟？模模糊糊的，一下子记不起来了。但知道他的名字叫做梯伯利·福斯特，年纪七十岁，没有结婚，据说，因此也就相当刻薄和粗暴。沙利在好多年前曾经一时转错了念头，写过信给他，想跟他接近，以后就没有一错再错。梯伯利现在寄信给沙拉定，说他快要死了，他将遗留给他三万块钱现钞，并不是为了爱他，而是金钱曾经给他极多的麻烦和气恼，他希望把它放到一个最有可能继续进行它那恶毒的工作的地方。这笔遗赠已经写明在他的遗嘱里面，到期会如数支付。可是沙利必须能够向执行遗嘱的人们证明：他从没有在口头上或书面上去接洽过这笔遗赠，也没有去打听过这个将死的人长逝的情况，也没有去参加葬礼。

阿力克看了那封信，兴奋得如醉如痴，稍微定一定心，马上写信到那个亲戚住的地方去订了一份当地的报纸。

夫妻俩于是郑重约定，在那个亲戚活着的时候，绝不向任何人提起这个重大的消息。免得有什么无知无识的人把它传到临终的人的耳朵里，歪曲了事实；这样一来，等于是我们坦白承认和公开宣布，我们对这笔遗赠不知感激，故意去触犯他的禁例。

那天余下来的时间，沙利没有心思看书；阿力克也没有精神做

事了，她拿起了一只花瓶、一本书或是一根木柴，简直想不起她要它们什么用。因为两个人全在做着幻梦。

“三——万块钱！”

那几个动人的字眼，整天价在两人的脑袋里不停地歌唱。从他们结婚那日起，阿力克总是抓紧了钱袋，沙利从来不知道在日用必需品以外，浪费一个小钱的滋味。

“三——万块钱！”这个歌唱了又唱。一笔偌大的数目，一笔意想不到的数目。

阿力克整天地专心一致地在计划着怎样把这笔钱去投资生产，沙利却在计划着怎样把这笔钱去挥霍消费。

那天晚上大家都不朗诵传奇小说了。孩子们很早就进房，因为父亲母亲都默不作声，心绪纷乱，不像平日那样有说有笑。孩子们和他们亲吻道晚安，嘴唇好像碰在石头上一样，父亲母亲根本没有感觉到他们的亲吻，直到孩子们走了有一个钟头以后，他们方才注意到他们已经不在身边。在那个钟头里面，两枝铅笔忙个不停；他们都在做着计划，把一个个念头记下来。终于还是沙利打破了沉默。他手舞足蹈地说：

“啊，阿力克，这真是好极了！我们先拿一千块钱出来买一匹马和一辆轻车，在夏天使用；再买一辆小雪车和一条皮毯子在冬用。”

阿力克又果断又镇静地回答：

“动用那笔资金吗？万万使不得。即使那笔钱有一百万也办不到！”

沙利十分失望；脸上那种快乐的光彩也消失了。

“喔，阿力克！”他埋怨着说。“我们一直工作得那么苦，”

么省吃俭用：现在我们发了财，似乎——”

他并没有把话说完，因为他看见她的眼光变得柔和了；他那几哀求话已经打动了她的心。她用一种婉转动人的音调说：

“亲爱的，我们不必动用那笔资金，那是不聪明的。从它上面来的收入——”

“那已经够了，那已经足够了，阿力克！你真好、真可爱！那收入一定可观，要是我们能用那笔钱——”

“不是全部，亲爱的，不是全部，不过你能用其中的一部分。就是说，合理的一部分。可是全部资金，一分一厘都必须拿来投生利，绝对不能动用。你该懂得里面的道理，是不是？”

“是的，是的，那当然。可是我们得等上好多时候。六个月以，才能得到第一笔利息。”

“是的——也许更长远些。”

“更长远些，阿力克？为什么？难道他们不是半年一付的吗？”

“你那种投资——是的；可是我不是用你那种方式投资。”

“那末，用哪种方式呢？”

“利润大的。”

“大的。那好极了。你再往下讲，阿力克。是什么呢？”

“煤。那些新矿。烛焰煤。我意思要投资一万块钱。优先股。开办的时候，我们买三股股票只要出一股钱。”

“阿力克，听上去真不错！那末那些股票会得值多少？要等几？”

“大概一年吧。一分起息，半年一付，那些股票就值三万块钱。这件事我知道得很详细；广告就在这张《辛辛那提报》上。”

“啊，一年里面一万变三万！让我们把所有的资金都投进去，

那就能变出九万块钱来了！我马上就写信去承购——明天也许会太迟的。”

他飞也似地向写字台跑去，可是阿力克止住了他，把他拉回到椅子上。她说：

“不要这样昏头昏脑的。我们必须等钱到了手才能去承购；你连这个都不懂吗？”

沙利的那种兴奋情绪稍微打了个折扣，可是他还没有完全平静下来。

“可是，阿力克，这笔钱我们一定会到手的，你知道——并且很快就会到手。也许他早就死了；我敢担保目前这分钟他正在下地狱呢。现在，我想——”

阿力克打了个寒噤说：

“沙利，亏你说得出！不要那么胡扯，真不要脸。”

“那么，你高兴就让他升天堂吧，我可不管他的闲事，我只是说说罢了。难道你不许一个人说话吗？”

“可是你为什么要说得那么怕人呢？要是你口眼没闭，人家这么说你，你喜欢吗？”

“我一时倒还不想死呢，如果我的遗嘱的目的是要送钱害人。可是别提那个梯伯利了，阿力克，让我们来谈谈正经的事吧。我总认为该把三万块钱全部投资在那个矿上面。你有什么好反对的？”

“我反对的理由是：所有的鸡蛋不要放在同一只篮子里。”

“你既然这样说，也好。那么剩下来的两万该怎么办呢？你对那笔钱有什么打算？”

“那是不忙的；我要先到各处去看看再作决定。”

“既然你不肯听我的话，就依你吧，”沙利叹了口气。他沉思了

一会，然后说：

“从现在起，隔一年，那一万块钱上面就能有两万块钱利润。阿力克，这笔钱我们可以拿来用的吧，是不是？”

阿力克摇摇她的头。

“不，亲爱的，”她说，“在我们没有拿到第一笔每半年一付的红利以前，它是卖不出大价钱的。你不妨从红利里用去一部分。”

“哼，只有这一点儿——还得等上一年！天知道，我……”

“哦，耐心些！也许他们会宣布三个月就付红利的——这也很有可能。”

“啊，好极了！谢谢你！”沙利跳起身来感激地吻吻他的妻子。“那笔钱有三千块——整整三千块！阿力克，我们可以用掉多少呢？慷慨些——慷慨些吧，亲爱的，做做好人。”

阿力克听了很快乐，快乐得竟然向他屈服，允许了一笔大数目，虽然她明明知道这是一种荒唐的靡费——一千块钱。沙利吻了她六次，依旧没法表达出他所有的喜悦和感激。阿力克初次受到她丈夫这种感恩和亲热的待遇，简直得意忘形，她还没有来得及控制自己，竟然又答应了她的爱人一笔数目——她准备把剩下来的两万块钱遗赠，在一年里面去挣它五万到六万，再从那里面拿出两千块钱给他。沙利快活得眼泪也涌出来了，他说：

“啊，我要拥抱你！”他说着就行动起来。然后他拿了他的笔记本，坐下来开始核对第一次准备采购的货物，那些他希望最先获得的奢侈品。“马——轻车——小雪车——毯子——漆皮——狗——大礼帽——教堂座席——挂表——一副新牙齿——喂，阿力克！”

“怎么说？”

“你是不是在算账？很好。你已经把那两万块钱投资好了吗？”

“不，这是不忙的；我必须先各处去打听一下，再仔细考虑考虑。”

“不过你是在算账呀；算的是些什么呢？”

“你真糊涂，我必须替那笔从煤矿上面赚来的三万块钱找条出路呀，你说不是吗？”

“啊，你的脑子真行！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你进行得怎么样了？你已经算到了哪里？”

“没多远——两三年。我把这笔钱翻了两番；一次在油上面，一次在小麦上面。”

“啊，阿力克，真是了不得！加了起来一共有多少？”“我想——毛算一算，大约该有十八万，实际上也许更多呢。”

“嘿！这不是妙极了么？啊！经过了多少年的艰苦，我们终于交上好运了。阿力克！”

“倒不是吗？”

“我要捐整整三百块钱给教会——这笔钱我们绝对不能省！”

“亲爱的，这件事你做得再伟大也没有了；你一向就是这样慷慨，你真是个一点不知自私的孩子。”

这几句赞美话，使沙利感到说不出的快活，可是他却天公地道地说，阿力克的功劳要比他大得多，若不是亏了她，他永远也不会有这笔钱。

后来他们上楼去睡觉了，他们快乐得神魂颠倒，竟忘记把客堂里那支蜡烛熄掉。一直到他们脱好了衣服，方才想到。沙利主张让它燃去。他说就是一千支他们也供应得起。然而阿力克还是下楼去把它吹灭。

这也是活该造化；原来她在回房的路上，突然想起了一个：

法，可以使那笔十八万块钱的款子一转眼就变成五十万。

三

阿力克订的那份小报是一张每逢星期四出版的报纸；要从梯伯利的村庄旅行五百里路才到达那里，已是星期六了。梯伯利的信是在星期五寄出的，即使这个施主死了也赶不上在那星期的报上发表，因为已经迟了一天多了，可是有足够的时间跟下一期去发生联系。如此，要想发现他有没有寿终正寝，福斯特夫妇便差不多要等上整整一个星期。这是一个漫长的星期，等得实在不耐烦。如果这一对夫妇脑子里没有了一种良好的消遣方法，聊以自慰，他们简直要受不下去了。我们已经看到他们是有的。那个女的不停地积聚着财富，那个男的正在消费着它们——至少把他妻子答应让他染指的部分，一古脑儿用得精光。

星期六终于来临，《沙加穆合周报》也到了。埃佛斯赖·贝纳特太太正在那里。她是那个长老会牧师的妻子，到福斯特家来募捐的。福斯特夫妇突然一句话也没有了。贝纳特太太马上发现她的主人们根本无心听她讲话；她又是诧异又是气愤，于是站起身来，走了。一等到她离开了屋子，阿力克急急忙忙把报纸上的封皮撕掉，她跟沙利两人的眼睛便都迅疾地朝着讣告栏看去。失望！没有一处提到梯伯利。阿力克从睡在摇篮里的时候起便是一个基督徒，责任和习惯使她不得不站起来讲几句话。她振作了一下精神，装着好像挣得了两分钱利息的那种快活，虔诚地说：

“让我们衷心地感谢上帝，他还活着；并且——”

“他妈的，他这个老不死的東西，我恨不得——”

“沙利！真不知羞！”

“我才不管！”那个怒气冲冲的人回嘴。“你也是这样想，如果你不是那样不三不四地信仰上帝，你该会老老实实在地承认的。”

阿力克觉得伤了她的尊严，便说：

“我不懂你怎么说得出这种刻薄人、冤枉人的话，我从没有听说过什么叫做不三不四的信仰。”

这些话叫沙利听了心痛，他不愿得罪她，于是换了一种说话的方式，希望能挽救这个僵局——正像酒瓶里装醋，能够去骗过一个专家似的，他说：

“我并没有这样坏的意思，阿力克；我并不当真说你不三不四地信仰上帝，我只是说——说——因袭成见地信仰上帝，你知道，嗯——口不应心地信仰上帝；这个——这个——你懂得我的意思。阿力克——这个——好吧，正像你把镀金的首饰当是十足赤金一样，并不是你存心不良，你知道，只不过是出于商业的习惯，老式的手段，陈旧的风俗，忠实于——真该死，我简直找不出正确的字眼，可是你是懂得我的意思的，阿力克，我绝对没有什么恶意。我再来试试看。你看，是这样的。要是一个人——”

“你已经讲得差不多了，”阿力克冷冷地说，“不必再提了。”

“我是诚心愿意的，”沙利十分热切地回答，一面抹去他额角上的汗珠，眼睛里显出一种说不出的感激。后来，他思虑重重地安慰着自己说：“我手里明明有张王牌——我知道的——可是我不会出牌，有了好牌也没用。怪不得我总是输的。要是我看准就行了——可是我看不准。我从来就看不准。我的本领不够。”

他认了输，于是服服贴贴地一声不响了。阿力克用她的眼睛饶恕了他。

那件使他们感到最大的兴趣的事情，那件使他们感到无穷兴趣的事情，立刻又来到他们的眼前；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把它一连几分钟丢在后面。夫妇俩一齐来猜测为什么不见梯伯利讣告的原因。他们讨论来、讨论去，多少存着一点希望，可是讨论的结果跟刚开始时一样，认为所以没有通知，唯一真正合理的原因一定是——无疑是——那个梯伯利没有死。这件事真有些儿不痛快，甚至有些儿不公道；可是事实如此，也没有办法。他们对这一点的意见是一致的。对沙利来说，他觉得这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怪事；不可思议得出乎寻常；就他记忆所及，这当真是一件最最不可思议得莫名其妙的事情——他也气呵呵地老实说了出来。可是如果他存心想逗引阿力克的话，那是白费了心思；她有她自己的主意；她要是没有充分的把握，决不肯在任何市场上冒险，不论这市场是在人间或是在别的什么地方。

夫妇俩不得不等候下一星期的报纸——梯伯利显然是延了期。这是他们的想法和决定。因此他们便把这个题目搁在一边，重又兴致勃勃地去继续他们的工作了。

事实上，他们不晓得他们一直是冤枉了梯伯利。梯伯利是守信用的，真是说一划一；他当真死了，他是准时而死的。他那时已经死了有四天多了，已经死得不会活了；完全死了，彻头彻脑地死了，死得跟坟墓里任何别的新死人一样；并且死得有足够的时间去登上那星期的《沙加穆合周报》，只是由于一桩意外，才被摈斥了。那桩意外决不会在一张都市的报纸上发生，然而却很容易在沙加穆合那种起码的小村子里的破烂报纸上发生。这一次的原因是正当在社论版铅字排好的时候，从霍斯但脱开设的绅士淑女饮冰室里免费送来了一夸脱的杨梅冰水，于是梯伯利归天的悲悼消息竟让主笔先

生热烈的谢忱给挤了出去。

回到排字房里，原先排好的梯伯利的讣告便被拆散了。否则它会登在下一期上的，因为《沙加穆合周报》是不浪费“现存”的东西的，在他们的排字房里“现存”东西是不会死的，除非中间发生了铅字拆散的意外情况。可是一样东西给拆散了就死掉了，这种东西是不会复活的；它刊登的机会就此永远消失。所以，随他梯伯利高兴不高兴，随他在坟墓里狂闹乱吵，总而言之——在《沙加穆合周报》上是决不会再提到他死亡的消息了。

四

五个星期已日长如年地挨过去了。《沙加穆合周报》在每个星期六按时到达，可是从来没有一次提到过梯伯利·福斯特。沙利实在等得不耐烦了，他怨恨地说道：

“他妈的，他是永生不死的了！”

阿力克重重地呵斥了他一顿，又铁板着面孔对他说：

“要是你刚说完了这句怕人的话，立时三刻命归阴，你那时该有什么感觉？”

沙利并没有十分考虑就回答说：

“我一定会觉得我很运气，因为我死的以前居然把这句话说了口。”

为了面子关系，他非说上几句不可，既然想不出什么适当的话，便把那句话扔了出来。他接着便移转阵地——他是这么说的——那便是，溜出了房间，免得他妻子拌嘴饶舌，把他嚼得粉碎。

六个月一眨眼便过去了。《沙加穆合周报》上依旧没有梯伯利

的消息。那时，沙利已经几次三番试探口气——就是说，他透露了一种暗示想去打听打听。阿力克对他那些暗示并没有理睬。沙利现在决定鼓足了勇气，单刀直入。所以，他直截了当地提议，由他化了装上梯伯利的村子，暗中去打听一下。阿力克声色俱厉、斩钉截铁地反对这种冒险的计划。她说：

“你在那里发什么疯？你烦得我头也昏了！你真像个小孩子，一忽不停地要人看住你，不让你去闯祸。你一步也不许乱走！”

“我说，阿力克，我一定有办法做到，也不会被人发觉——我极有把握。”

“沙利·福斯特，难道你不知道你得向各处去探问的吗？”

“当然，可是那有什么关系？没有人会疑心我是谁。”

“哦，听你在说些什么！有一天你得去向那些执行遗嘱的人证明：你从来没有去探问过。那时候怎么办呢？”

他已经忘记了这一个附带条件。他不回答；没有什么好说的。阿力克又接下去说：

“好了，死了这条心吧，别再多事了。梯伯利给你设下了这个圈套。难道你不知道这是一个圈套吗？他时刻留神，满心希望你撞进去。嘿，他可要失望了——至少有我在这儿作主的时候。沙利！”

“怎么样？”

“我劝你一生一世，哪怕你可以活一百年，千万不要去问一个信。答应我！”

“好吧，”沙利叹了口气，勉强地回答。

于是阿力克温和下来说：

“不要不耐烦。我们的钱也在多起来了；我们等着好了；不用

忙。我们那一小笔稳当的收入一直在增加；至于说到将来呢，我的估计没有错过一次——它们在成千成万地累积起来。在国内没有别家人家有我们这样美好的前途。我们已经开始向大财主的路上走了。你难道不知道吗？”

“知道的，阿力克，当然是这样。”

“那末，上帝这样待我们，你应该去感激才是，别再烦恼了。你以为我们不得到主的特殊的帮助和指导，也会获得这些惊人的成绩的吗？”

他吞吞吐吐地说：“不——我想不会的。”后来，他又十分热切地赞赏着说，“可是，讲到发行空头股票，或是准备蒙骗华尔街，我却要坚持说，你自有主张，一些用不到外面的生手来帮忙。要是我当真要——”

“啊，住口！我知道你毫无恶意，也一些不想得罪上帝，可怜的孩子，可是似乎你一张开嘴巴就非得讲上几句使人听了发抖的话。你使我经常地害怕。这也是为了你和我们大家的关系。从前我不怕雷响，可是现在我一听到它，我——”

她的嗓子打起颤来，开始放声大哭，哭得说不下去了。看到这种样子，沙利心也痛了，他便把她搂在怀里，轻轻地拍着她，安慰着她，保证以后一定改过迁善，口口声声咒骂着自己，并悔恨交加地请求她赦宥。他态度诚恳，对他所做的事抱歉异常，只要能赎罪，不惜任何牺牲。

因此，在私底下，他便把这件事想了又想，决定去拣条他认为最好的路走。保证改过是很便当的，事实上他也已经保证过了。可是这到底有什么用，能永远有用吗？不，这只不过是暂时的——他知道他的弱点，自己心里也悲伤地坦白承认——他决不会保持他的